





二酉園續集卷之五

序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袁魯望集序

國朝弘德中李何邊徐倡復古作而文體一變  
袁永之起吳下與昌穀齊名有子魯望起嘉隆  
間復稱才子其弟青州太守子壽梓遺集而問  
序于不佞魯望弱冠舉于鄉于書無所不窺與  
諸名流詠歌佳山水問意豁如也 肅皇帝乙



丑魯望舉南宮第六人新鄭高相君主試又永  
之弟子見魯望大竒焉館試限年魯望踰強仕  
未入試語不佞曰彼待詔金馬石渠者果天上  
謫仙人耶不佞謂人生遇合數耳古來文章藏  
名山大川與天壤並豈盡鑿坡鰲禁語哉魯望  
擊節賦詩極驩而罷自是深相結恨相知晚也  
海內才穎之士投交者屢常盈戶魯望善詩善  
晉書法操染無倦及以比部郎改南史曹金陵  
故高皇帝宮闕而雨花臺燕子磯諸勝魯望

眺覽其間詩益工考績入長安朝夕把臂楊摧  
千古不朽之業示不佞以袁生詩而有外集者  
皆嘲笑花鳥意甚自得秘不示人及不佞守淮  
郵筒無虛日後同爲督學使不佞得巴蜀魯望  
得齊魯互相砥礪期正文體而變士習春風時  
雨被于三齊而吾道東矣會有不根持論媒孽  
其短者聖明宰執知魯望特甚竟不調而魯  
望歸報書曰十年閉門大業可就質之吾子而  
魯望忽長逝矣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亡



而匠石之斤輟後世誰復相知定魯望之言耶  
今集中詩文不佞所槩見獨無外集一語每覽  
之未常不唏吁而流涕也竊評魯望之作大都  
詩勝云質有西京而工六朝之宏藻骨原建安  
而兼三唐之正聲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  
珠著璧成繪翩翩一家言矣假令老東西觀而  
與薜草委化魯望甘心耶夫永之潔魯望麗永  
之典魯望逸並傳不朽是父是子矣朱升之有  
子价黃勉之有淳父江左文獻其相承如此

### 遙集編序

此西陵丘謙之述其姬文如作也謙之罷官無  
長物每携文如遊名山相與倡和其聲律佳麗  
讀之若履巫山之陽而涉洛水之濱乎夫才子  
佳人古今遇合惟臨邛夫婦耳何謙之掩有也  
故蘇氏朝雲白家樊素可謂遇矣而身不能文  
金縷之唱薛濤之詞可謂文矣而遇非其偶茲  
編一目求鳳之歌白頭之吟倘亦其人材自相  
依者耶鑪頭酒氣戶內琴心宛聞數千里之外



三斛明珠千金駿馬又何易焉乃知王媪蔡琰  
千古有遺恨矣謙之命余一言兩人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

者緣會錄序

襄陽士風淳厚蓋龐德公孟浩然皮日休隱處  
而習池峴山之間又山簡羊祜杜預所過化  
明興汪伯玉守襄樹石坊表焉民尚齒德如者  
緣會錄是也會倡自張長史舜東孫叅戎子益  
潘憲副子倣以流寓入會者獨吾友周象賢耳

四子之外封君一州縣長三佐三教官二奉祠  
紀善二將軍六布衣一共二十有一人姓名詳  
序中余過襄善焉三代養老之典至隆也後世  
不少概見何哉白公居易倡之爲香山九老會  
杜公衍倡之爲睢陽五老會富公弼倡之爲洛  
下耆英會千古侈談焉嘉隆間先大夫于復中  
坊爲高年會江漢之間相觀而善茲會竒矣往  
聞宋至道間李公昉欲修前會會蜀寇起不果  
豈造物吝此哉今諸公文武殊途潛見異踪然



出處有大節孝第有庸行里閭雍穆增宇宙之和焉究所風被原于鹿門諸賢多矣余推本而論之俟續者舊傳者采焉

先集後序

先公全集有淮本蜀本閩本傳布海內當時果州少傅陳公品其文質而腴詩婉約而有致蒲州太師張公品其初尚雄雋復歸典實丰茸容與成一家言上海少宰董公品其議讜詞飭曲引旁喻蓋寄傲于文字間者華亭比部郎袁公

品其不楮天和不壅智慧老而好學自全于滄浪間者太倉少司寇王公品其職方尺牘調劑于分宜者甚難而受策通敏比于劉穆之朱齡石也至專品其詩如齊中沈檢討子靜謂其刻洗鉛華直寫性靈無事雕琢而矩矱不爽蜀中李祭酒元甫謂其閎烈豪爽有徬徨寥廓之致而才情依依在同聲之夫吳中山人周公瑕謂國朝之詩勝于弘德嘉隆而陳氏父子從中振響若蘇許公濟美開元之朝里中門人陳子壽



謂其述幽紀佚恬曠溫夷若老農之道桑麻市  
僧之語貨賄也先公聞而嘆曰昔人言後世誰  
相知定吾言乎卽諸公言知我也能信後世否  
耶小子唯唯退而先公下世六七年海內求遺  
草者日衆卷帙頗繁艱于行遠莆中黃給事亨  
夫在先公同榜莫逆精擇之携入豫章余友人  
楊祠部懋功增定焉梓爲選集詩存十之三文  
存十之二而先公不可見矣嗚呼觀手澤而興  
思誦遺言而揮涕况諸君子之論敘炳焉何可  
忘也因志一言俟後世有知而定之者

春秋繁露直解序

董仲舒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本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閉陽縱陰求雨輒應其  
止兩反是著春秋繁露夫夫乳星明則甘露降  
王者端冕綴玉下垂如繁露也董生志王道而  
名之與劉子駿以爲夢蛟龍入懷而書成信矣  
或言遼東高廟災仲舒著災異記主父偃取其  
書奏焉作繁露以諛武帝司馬遷謂仲舒庶直



者果諛也何至相江都哉右丞宋公讀而愛之  
筆爲直解每遇大旱令有司依法而禱附以白  
玉蟾祈雨呪其文玄遠有仙氣行之郡國往往  
得其所欲昔漢人名鄭洪雨曰隨車唐人名顏  
真卿雨曰御史宋公舊雨在河之東河之南今  
雨在大江之西矣由是晉馬真四海之其霖乎  
梓是編以廣其傳不佞樂爲之敘往過江都謁  
董子祠悲其學之未用于漢及游武夷問止止  
庵又疑瓊瑤仙跡渺如也乃禱雨一事千載用  
之並稱經濟焉始爽然自失矣

西峪山人詩序

往大司馬恭襄許公與先職方公談西峪之勝  
也其岡巒參差巖陁巘崎類海上方壺員嶠其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類桃  
花源其竒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類贅皇  
平泉庄而恭襄公下世衡州太守公主之號西  
峪山人且名其稿云山人少有竒氣侍恭襄公  
無日不左右凡山川關塞歷覽周知增雄深骯



骹之思而尤勤於綴學下帷閉戶投斧懸梁與  
寒素等耳其詩益工後官闕下直承明之廬其  
所交驪皆海內知名之士登高送遠其詩益富  
余覽之淵然誦之鏗然古詩近體往往不煩繩  
削而矩度自合不事纖穠而澹泊有餘駸駸乎  
風雅之遺焉說者謂許氏高門爲太保尚書者  
四人山人被家庭之訓不淺又靈寶傍黃河介  
嵩少太華之間其精英多鍾之人文則山人之  
必能詩與詩之必可傳也寧獨西峪之助也與  
哉陳子曰古今世家無如王謝其子弟亦有門  
風然安石之有東山逸少之有蘭亭千載後談  
焉許氏之西峪似之乎太守公自稱曰西峪山  
人余敘太守公詩亦稱曰西峪山人云

閩山稿序

往余入閩飲平臺烏石上登鼓山問神僧喝水  
處風雨忽至揖武夷君子玉女峰頭雲霞縹緲  
莫知其處蓋嘆閩山多佳境云乃今覩費子定  
之閩山詩其景如在目前定之文雅讀父書足



紹文憲文通之業卽逡巡牛馬走中吟詠不廢  
竟罷官歸鷺湖山房王生曰詩在元白之間乎  
傅生曰詩有陶謝之風乎王余門下士而傅又  
丁戊之孫也其言足信云陳子曰余敘西峪山  
人許子詩敘霍僮山人林子詩靈寶閩縣各有  
四尚書其兩宮保如費氏皆字內世家之冠詩  
書禮樂之澤如統系相承鼻祖耳孫又何肖也  
人言定之壯年未艾優游山中大業日富誠不  
知其所止也有是哉定之勉旃

南沙熊先生集序

往余讀南沙先生與吾郡童太史公論廟災儀  
注二書詳哉其言之也比視蜀學訪先生精舍  
先生抱病未出手示一編則門人太宰嚴公梓  
也其子茂初與先生先後爲翰林庶吉士有文  
名海內比于司馬談之有遷班彪之有固也先  
生父子屬余敘其集後十年先生長逝有邈若  
河山之感取而敘之復茂初焉敘曰古之儒者  
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生所



以明天道正人倫而致太平者也仲尼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之春秋晚而讀易韋編三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身通六藝者衆而惟游夏與文學之科秦人燔棄詩書漢興招求亡經學士稍沿遺書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最著者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諸人是也能先生起三巴類石渠閣白虎觀諸儒而與子雲契合焉先生常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必理情達性觀乎

大文而後人文以成故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所稱詞達達其密藏表著以示人者故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寓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無懽悰使之笑鮮戚况迫之泣也何以文爲卽長卿淵雲之文辱文翁而已楊子蓋漢儒之沉潛者吾茲有取焉槩觀先生之文思好深湛詞多邃古取周易春秋而錄之六藝所稱奇而法簡而奧正而葩謹而嚴者莫不竭精殫力而崇論閎議悉歸于厚真



是揚鴻烈章緝熙焉觀象於天麗且彌矣視度  
於地普而深矣察法於人迺金迺玉矣是以聲  
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  
於世俗之目辭之達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上  
下數千載間謂楊子與先生竝起于蜀可也漢  
人見楊子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至輕其書而劇  
秦美新象垢難沈先生解嘲甚力謂誣阿莽者  
班固也列雄高士者稽康也訛傳子雲者谷永  
也有是哉是或一論也乃先生弱冠登朝讀書

中秘得片言隻字者如獲拱璧改官禮曹時

肅皇帝方更化國家典章多所潤色罷歸山中  
屢薦不起士林比于景星慶雲視楊子所遭何  
啻天壤楊子每言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有子  
雲必好之矣彼桓譚謂勝老子侯芭謂勝周易  
皆尊師說而未至者先生後世子雲也茲集與  
玄經竝傳哉或言先生欲因游夏之學以語文  
說詩者特為一編是孔門在斯之意也復取左  
氏下建宋元允信史文苑敘列者各為一編見



文章與時高下也其書未成有遺憾焉續而述之勒成一家如龍門蘭臺之業有待而成是在茂初乎是在茂初乎先生諱過字叔仁號南沙子學者稱南沙先生

學海清瀾序

昔人言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然三才之道往牒備焉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之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古人之學有裨于

德如此自後世觀之所稱古訓豈獨六藝之文爲然哉卽諸子百家之言行是也漢興除挾書置博士當時賢良文學專于經術而詳于史事有註有記有書止耳至唐類書始有專家豈其承齊梁靡麗之後應博學宏詞之科時勢使然耶當時如徐堅歐陽詢袁悅白居易李昉王欽若楊億諸人所著諸書雖言異事殊而采摭分派俾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提槧之客內無乏思外無遺事至今誦之燦然可觀也宋元以來議



論日繁研窮日踈往往謂游夏爲支離以舒雄  
爲小伎而通考萬花谷諸書靡靡見焉國朝稽  
古右文士用經術以顯勒成文章等唐宋而上  
之獨類書缺焉吳興凌君穉哲少舉進士爲工  
部尚書即罷歸山中閉門却掃枕經籍書常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變化見矣聖人見天下  
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見天下之動而觀  
其會通以行典禮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其三才  
之大旨乎紬諸類書擇其雋永統而同之辨而

異之凡天文地理人事以至草木鳥獸之名廣  
大纖細罔不悉具千有餘卷題曰學海清瀾屬  
余正之且序其端孟軻氏曰觀于海者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茲編也無論古訓卽方有  
唐諸家纂述如虞世南得而潤色之可無兔園  
策之誚也使事如李商隱得而考索之可無獺  
祭魚之譏也獲古人之遺于千載之上而大畜  
于千載之下林君用心斯亦勒矣其真瀾之清  
海之會乎昔仲長統昌言止于明志王充論衡



秘于示人何得茲編之公乎儒有今人與居古  
人與稽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者其凌君之  
謂與

櫟寄集序

漢楊雄最好古者其言昔人之辭迺玉迺金歐  
陽修謂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蘇軾亦謂  
黃庭堅如金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迺名而名  
隨之因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  
今觀雙臺林先生之文又何驗也先生少年登

第讀書翰林業已夢吐白鳳吞丹篆與紫文鸞  
驚矣至典禮于蘭省秉憲于湖湘旬宣于河洛  
歸老于閩山凡應制彰教送遠銘幽形于記敘  
碑表者若干篇自名曰櫟寄集屬燭校而敘之  
因卒業焉大都茹古涵今絕去畦徑宗丘明之  
簡潔而骯髒其體漱柳州之工緻而雋永其辭  
蕪而不穢溫潤而栗其真荆南之蕪麗崑崙之  
琬琰雖千仞之士難秘其光百仞之水難掩其  
輝者耶乃先生平生不以言狗物不以色假人



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其內外輕重之辨較然矣  
卽取金玉可以比先生萬一不獨文章似之者  
俟後世有子雲與兩文忠公而已燭豈知言者  
哉亦豈阿私所好者哉先生詩篇爾雅與文稱  
燭曾選而梓之其遇以國士愧無以國士報之  
詳在詩序中不論而論文之大旨如此

### 軍政條編序

嘉隆之際海內虛耗議行條編之法閭巷稍稍  
蘇息乃軍伍則重困矣彼狼戾者柰何魚肉之

侍御孫公按江以西諸郡慨焉䟽于朝下部議  
條編如民法不佞適典藩司聞議格者十餘年  
豈真道傍築舍者哉今中丞陳公侍御朱公力  
主行之而右復宋君憲使金君仰承休德朝夕  
揆度取守城屯田之籍合而等之令出顧役身  
安畎畝裒益調劑罔不周悉勦爲令甲布在衛  
所三軍之士皆知挾纊兩君命不佞引其端且  
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余觀周禮大司馬掌  
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春而振旅夏而芟舍



西園集 卷之五 五  
秋而治兵冬而大閱不輕動以妨農而司門司  
關與繕人校人及掌節掌畜諸役不攝惟恐傷  
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雖謂此法爲周官之遺  
可也條理而文可行于天下不言而遠矣關雎  
麟趾之意寧獨古人有耶因書以俟之

### 黃憲子詩草序

昔司馬相如爲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恨不  
與此人同時及召見爲文園令奏大人賦飄飄  
有凌雲氣孔融善文辭魏文帝深好之每嘆曰

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二子遇合可想見于千載之下金谿黃憲子者  
快竒多聞人也年少舉于鄉讀書目數行下落  
筆倚馬千萬言立就而賦尤弘麗詩則清苑有  
致所謂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當  
令三都可四二京可三者也卽豫章多才士如  
憲子者卓爾不群其長卿文舉之流亞乎徃徃  
就正于不佞不佞所覩排桃館諸篇又威鳳一  
毛祥麟片甲也黃子行詣公車應金馬石渠之



西園集 卷之五 十一  
詔主上好文其所遇合過漢魏遠矣因題簡端而壯之

### 五經旁訓序

侍御朱公按江以西諸郡觀風之暇校刻五經旁訓檄布學宮語多在檄中大都言文體之邪正人心之醇漓世道之升降係焉邇來文不師古往往掇史漢之餘以炫博竊釋老之語以鈎竒至六經輒弁髦之洙泗微言不絕如綫明主下詔禁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

民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欲正文體當反諸六經焉燭與學憲沈君董剗之役書成嘆曰經者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雅言詩書執禮而志在春秋當時身通六藝者七十人乃其言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



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又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非以人之治身與治天下國家者皆本於經耶秦人焚書六藝缺焉漢興稍稍表章綴學之士多信末師而非往古劉歆有言曰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今取六經之古文而旁訓之根本注疏折衷衆論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如菽粟療饑布帛御寒通之千萬世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儒有博學而不窮馬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滯上通而不困其在斯乎故曰窮經致用不獨文章雅馴者此侍御公維世之心與是書爲廬陵李公恕作泰和楊文貞公會跋而傳焉梓行洪州猶周禮在魯也夫

陳雙溪擬陶杜詩序

自昔言詩之達者必曰陶潛詩之聖者必曰杜甫晉唐以來不易云余竊謂兩公明世之志易地則皆然故荆軻之詠稷契之許讎

槩其品



流而感士之不遇嘆垂老無家又何也雙溪  
陳先生少舉進士遭際聖朝所選與兩公異  
乃一典郡符拂衣以歸卧長樂山中學古詩篇  
擬陶而陶擬杜而杜雖靈運擬鄴中明遠擬公  
幹不是過焉蓋未盡用于世而託乎言也夫陶  
之詩遣馳競而祛鄙吝杜之詩薄風雅而該沈  
宋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  
達而聖者能之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壯哉先  
生之爲擬也昔靖節命子在才不才間而子美  
有失學從兒懶之嘆何得先生有子如御史大  
夫傳其詩屬不佞以言哉不佞往游瀼西近過  
潯陽不能出一語莊誦茲編如匡頂雲流浣溪  
望霽柴桑素心人杜陵有道交真先生乎寧獨  
詩也

### 陳氏家園記序

先通奉公致井陘政歸而樂園亭者二十年海  
內學士記焉不佞入仕書爲小冊年一頌之宛  
如水雲之間花月之夕也因憶昔人歸田者



極圖書翰墨之樂辭歸去者述舟車 菊之幽  
引思歸者侈觀閣池沼之勝今幸美乎三子所  
有也乃惆悵迷途婆娑煩黷違老氏之遺誠未  
迴駕乎蓬廬幾爲三子竊咲益重式微之嘆云  
客言吾子仕存心于宇內安暇乎此歸縱心于  
域外安用乎此悵然無以應獨諸公名筆衍庭  
訓而啓來裔與江漢同流又陳氏之赤刀天球  
也總爲家國記梓置衡陽葳山堂

東夷圖說序

國家中興極盛 聖天子在上丕冒海隅出日  
罔不率禪畢獻方物由粵入者東南夷也粵行  
省左使蔡公用 印著東夷圖說貌琉球安南占  
城西洋諸國二十種附以海外奇聞寄余洪州  
用卿自居夷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卽夷  
盛衰關中國安危香山濠鏡湧出沒無常莫可  
究詰此憂治世者也東夷當周之治世肅慎來  
獻石砮楛矢後招誘于管蔡周公征而定之故  
周禮設象胥之官以掌鞮譯東方曰 南方曰



象是也漢時遣輜軒使者訪殊方絕之語以  
為裨補茲編事竒而核文雅而直不日戶庭而  
坐照六合不待疇咨而旁通四表矣漢惠帝時  
東極扶桑之國有耆壽而貢者自言見隆古世  
界女媧以前八風調而四時序燧人鑽火變腥  
之志子孝義軒以往屑屑相誅滅淫于禮亂于  
樂而淳風墜矣其言頗達倘東方真有不死之  
國乎今天子慎德四夷咸賓遠邁周漢使中  
國純于孝慈夷狄漸于禮樂觀義軒以上之世  
于千百載之下庶幾八快焉此用卿之意也寧  
獨抱經世之志也與哉

尺牘清裁用遺序

古者列國修鄰講好託乎詞命後掌記室工八  
行往往片言明意薄蹠寫心遠在千里曠若復  
面蓋重尺牘云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裁其善  
者勒為成書海內珍焉青州公子復增補之叅  
知史公為尊人太史門下士得其書于侍御朱  
公愛而梓焉屬余引其端余觀昔之書若陳



遵日可數百函劉穆之日可百函失石日可  
 八十函劉弘一劄賢于十部從事立公而下  
 無一存者即弘所傳止荊州一劄耳古人所遺  
 又何多也公子在諸生中少有俊才采摭博而  
 品藻精斯亦勤矣安知非二先生所快乎天下  
 之善不必自已出傳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君  
 子惜其不廣曰何不言人亡弓人得之耶後必  
 有讀茲編而益之者

楊廉峰先生集序

三代而後綴文之士若賈太中若韓昌黎其名  
 赫赫與天壤俱敝豈非大河嵩少之氣融結於  
 人文而洛陽南陽尤矯矯著聲哉往余過韓莊  
 謁賈祠未常不唏噓想見其為人廉峰楊先生  
 少年起河洛通達國體讀書吹臺即思濟天下  
 之溺及官柱下正色立朝多籍箸而籌削牘為  
 疏投劾權佞移易風俗封事凡數十上主上  
 改容聽焉每一疏入未嘗不嘉嘆以名御史  
 正論不阿直言無隱與治安之策佛之表若



合符節至文翰詩篇精駑群言達觀 品大者

掀雷扶電小者戛玉獻金寄寥郭之思發慷慨

之衷氣渾而鬱詞遠而弘去陳言以達意闢邪

說而衛道有裨世教焉浩乎如大河之注于海

也翠乎口高少之參天也先生巡八閩風節凜

稟有埋之遺不佞在事曾卒業全集如

游閩也一嚮也參知徐堯智王敬美

業序 文似其氏詩似其氏皆藝文文苑

傳中不和人也余獨取其並雄中原者耳或謂

主上得先生不啻魚示將建丹書竹帛之勳視

長沙矣余獨味乎言之似耳靈運休文

古之心通氏小之而有取于狂狷如

江淹其其人重也先生古之忠者與何

文之正典直而麗也若曰文章與時相高下

有不以漢之賈生唐之韓身先生燭

為佞也豈知言者哉昔人後世誰知定吾

文乎先生命不佞序稿不佞感先生之知遂

定其大者弁諸全集以俟百世



三國國續集卷之六

序

通史刻史考滿序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兩漢重守令尚多府若縣唐時多置州改太守為刺史云 國朝監于前代輿圖論之大都府居十之一縣居十之七而州則二也蜀府而統縣責尤難乎沔介江漢唐為復州刺史之賢如狄仁傑崔訐史稱其惠愛足以蘇復人也然汝



政中宗朝有諧之者而民窮歛急韓昌黎  
史之難矣况唐去今幾千年而沔又隸

景陵縣爲

肅皇帝潛服分巡使者

官供應在野水旱其難有倍于唐者

公何兼二公之長也公甫下車問民

老進曰田非舊制水非故道民何以寧

公遂先築茅埠以泄洪水東下餘年履畝而均

之絕無偏累黜首服勒南畝稍稍有秋此其惠

愛之政其沔人更生之會乎中丞陳公御史錢

公移檄于其已而交幸以薦聲名籍甚而公且

三年滿矣夫天子巡狩而寄耳目于兩臺今

兩臺知公特深口碑在路絕無諧語如狄梁公

又知星公之賢者不獨如于觀察一人而已此

其遭逢不尤奇哉近聞兩臺以公考滿入告公

同寅曾君程君輩乞余言爲賀謂明天子當

旌異公非常之寵不次之擢乎沔難借矣陳生

曰主上治隆三代唐何足言余所談復州兩

公又沔故事因憶在兩公先後間有盧刺史者



名家子開元贊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公善承中順公之業而公子職方公翩翩而起報而國範而家公與古刺史爭烈矣

贈醫者黃生序

吾里董子德裕習秦越人禁方自稱友垣生善幼科有治輒効生恂恂好奕豈孔氏所思有恒者哉余生子早天時在長安醫請多弗至黃子走視之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獨當生者

能起耳余謂當死者雖司命且奈何第操持見厚薄耳一日索余言爲贈余曰子友東垣也亦知其入乎元史和李東垣杲家世真定蓋名醫云余過真定問李氏疾無世其業者獨門人羅天益所著諸篇尚盛行耳及見硯堅所爲傳讀之知東垣名世非徒藝焉耳也東垣重自愛喜活人以母病死悼痛不知醫受學于潔古老人數年通曉後監稅濟源行疫醫不能治遂廢寢食廉標本揭刻其方于耳目會處活者數萬人



謂羅天益曰學醫覓錢乎傳道乎羅曰亦傳道耳嘉其篤學捐金助之臨終檢付所著篇帙且言爲天下後世勿令湮沒夫醫有扁鵲倉公尚矣扁鵲以伎見殃不能自保倉公當刑賴緹榮通尺牘而後寧太史公嘆美好者終于不祥豈謂扁鵲等耶東垣善見又善藏復永其傳度越千古矣黃子得所友哉黃子世醫尤長小兒古昔名醫爲帶下醫耳目痺醫隨俗爲變願有進焉是尚友也故語東垣遺事云

### 贈周生序

嘉靖甲子春有周生者持星家書自江以西來遍遊楚境走謁余生磊落有氣至言貴賤若宰漁孝布壽夭若容彭殤子貧富若猗頓黔婁往往而中文談生者不絕于戶比生將辭去謂余曰盍誨諸余曰往讀禦寇力命篇及孝標辨命論二公皆以爲弗爽余方少輒咨嗟嘆焉列之言曰工追術士逐勢成敗遇否則命也劉曰命體周流迴還倚伏御物效靈憑人成象以余觀



記及聞生談說則于前言率有味哉第日者卜  
祝近乎文史如楚詹尹聞屈三閭言則釋策而  
謝司馬季主聞賈長沙言則鼓腹而笑君平之  
于楊子雲則下簾而授經此其人論極乎微言  
因乎道幸列于諸君子之林而聲垂不朽生之  
談中矣當使達者信愚者安杜浮競而禪世教  
焉若依附青雲聲施後世得無遇其人如昔之  
賢豪裨生不愧于長安成都者耶生也往而俟  
之

贈程生序

家大人山居好客客有程生時英者善談命訪  
我長安謁諸貴人以言取中得諸貴人詩荊州  
比部雷公延之館薦于上公得被冠服洋洋歸  
也願余一言而去陳子曰昔漢司馬季主在長  
安余多其布衣之時蕩然肆志當時相難如宋  
大夫賈博士者何如人哉乃百言百當令其瞿  
然悟悵然語也其言仕者可爲羞矣卑疵穢趨  
比周勢利空文調上有人者進有財者禮千載



如新良可痛息此以伎能立名有高世絕人之  
風者今去漢時甚遠生在長安一年其悃欵朴  
忠唳訾暗章之習視古昔何如生能辨之否生  
噤口而笑至無以應比部公余益友也不啻宋  
賈之賢生得而親之生可知矣獨余官長安恐  
慙主言望生有以規之又恐生泪沒市門虛  
尚祿命如漢時所嘲無以辨人而規我也歸見  
吾家按察公願請質之

贈李先生序

石山李先生其姪進士子復官太常博士例得  
封其親語余曰家大人往與季父講藝山中思  
以學顯柰何就今封余曰奉常清秩况

上特恩哉已而博士君移書尊人果封奉常公  
叩其季父業已貢拜青縣司訓卽石山先生也  
先生與奉常公少負奇偉號稱二李卽鄴下多  
才士徃徃遜避二李余常覽魏都過磁州問李  
氏族里人多其孝友余竊慕其家行云後先生  
遣使問博士君邸舍博士君語余曰願得吾子



一言徃季父所余曰昔人讀功令至廣勵學官  
輒廢書嘆者蓋傷師道微缺也夫仲尼旣沒七  
十子散游列國如子路居衛子張居陳子羽居  
楚子夏居河西子貢居齊皆爲人師者其徒若  
田子方段干木其後流爲商鞅吳起苟卿李斯  
董楚漢之際聞弦歌之聲僅見魯中耳立教之  
難如此今去仲尼數千餘年士習日薄此公家  
伯陽所嘆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也又曰獨立而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爲天下母旣知其母復知  
其子而師道立矣先生孝友有聞自六經外惟  
手道德諸篇其清修履和所稱大成若缺大盈  
若冲者非耶河間多善士覩先生來且將楷式  
其徒尊信聖人與鄒魯等必不流而爲它也語  
曰皎皎練絲惟所染之乃觀先生尤信  
主上方臨雍禮儒考訂古昔下蒲輪安車之聘  
能舍季氏兄弟乎子復謝曰可贈吾季父矣

贈儀上人序

淮陰西北十五里蓋有鉢池山云寺爲景慧王



于喬卅臺在馬余來始一登之淮海無山茲特  
墳起耳有僧儀傳號心燈者能了藏經又能詩  
多收名公詞翰余與語合其胷中聰明無滯礙  
似大顛其除蒙剪叢蕩茫萬類似覺照又時時  
省毋其本孝敬而積衆德似濬師嗟乎一念苦  
空便照河沙諸國所稱傳燈夫非心耶上人姓  
仇氏少在郊之洪福寺其師洪公有律行昔世  
尊集大衆勅阿難依七佛儀式命其持鉢去上  
人之居于鉢其遵彼教者與

贈吳封君序

余讀吳世家見季子讓位諸樊且曰春秋高子  
臧之節以成曹君也札願附焉及使魯觀樂至  
韶而止又曰此聖人之弘也其陶唐氏之遺風  
乎其貴讓若此真能變斷髮之習而文之以禮  
樂其風在百世之後况其苗裔乎新安吳先生  
世本延陵占藉建業家近鳳凰臺別號鳳洲先  
生穎敏絕人日記數千言督學使者竒之每與  
揚摧古今廩食三十年不第例當貢先生杜門



推轂後進人皆曰果許由務光哉先生曰草木  
落于秋黃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沸于會風而  
寒谷之雲不熙士固自適耳卽無論先生茂才  
異等抱將相使絕國之噐而克讓一事風勵頑  
鄙此其閱覽博物仁心慕義庶幾哉季子之遺  
者可不謂先世有至德哉先生之子自新舉戊  
辰進士爲水部使治河績著 主上懋嘉得  
封先生爲郎而先生壽六十人謂水部公文雅  
好修將究先生之用先生又被 上恩榮遇矣  
乃先生爵祿有不入于心者壽可年計耶水部  
公交余驩甚命一言爲先生壽竊于先生願有  
請焉







